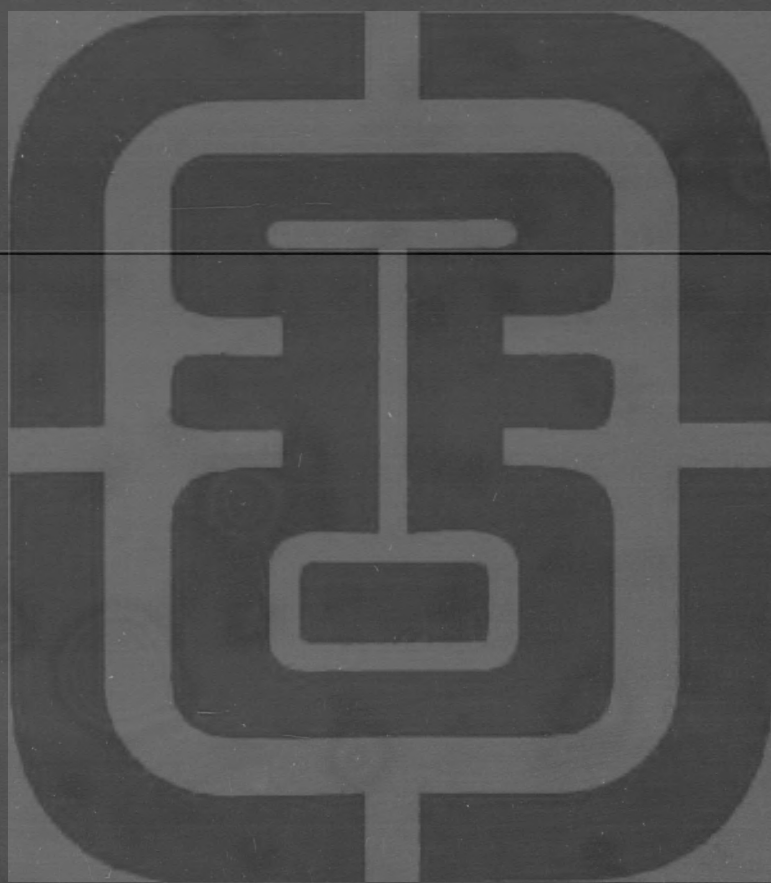


2



列傳卷第四十

元史一百五十二

南京國子監

祭酒黃儒炳

司業葉燦

補刊

劉敏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玉出于出入禁闈初為奉御帝征遼西諸國破之又征回回國破其軍二

十萬悉收其地敏皆從行癸未授安撫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徵收稅課漕運鹽場僧道司天等事給以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士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以敏從子二人佩金符爲二府長命敏總其役賜玉印佩金虎符奏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高逢辰爲安撫僉事各賜銀章佩金符李臻爲察謀初耶律楚材總裁都邑契丹人居多其徒往往中夜挾弓矢掠民財官不能禁敏戮其渠魁令諸市又募民冒籍良民爲奴者衆敏悉歸之選民習星曆者爲司天太史氏興學校進名士爲之師己丑太宗卽位

造行宮幄殿乙未城和林建萬安宮設宮闈司局立驛傳以便貢輸旣成宴賜甚渥辛丑春授行尚書省詔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與聞俄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奏與敏同治漢民帝允其請牙魯瓦赤素剛尚氣恥不得自專遂俾其屬怙哥兒誣敏以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帝聞之命漢察火兒赤中書左丞粘合重山奉御李簡詰問得實罷牙魯瓦赤仍令敏獨任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臻在幕府二十年叅贊之力居多丙午定宗卽位詔敏與奧都剌同行省事辛亥夏六月憲宗卽位召赴行在所仍命與牙魯瓦

赤同政甲寅請以子世亨自代帝許之賜世亨銀章
佩金虎符賜名塔塔兒台帝諭世亨以不從命者黜
之又賜其子世濟名散祝台爲必闍赤入宿衛帝伐
宋幸陝右敏輿疾請見帝曰卿有疾不召而來將有
言乎敏曰臣聞天子出巡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
原土曠民貧勞師遠伐恐非計也帝弗納敏還退居
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之曰我太祖勵精
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彙次以爲後法
未幾病歸于燕夏四月卒年五十九

王檝

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父霆金武節將軍麟
簿檝性倜儻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讀書涉
獵孫吳泰和中復下第詣闕上書論當世急務金主
裨給事縉山元帥府尋用元帥高琪薦特賜進士出
身授副統軍守涿鹿隘太祖將兵南下檝鏖戰三日
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太祖問曰汝曷敢抗我
師獨不懼死乎對曰臣以布衣受恩誓捐軀報國今
旣償軍得死爲幸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令
招集山西潰兵從大軍破紫荆關取涿易保州中山
軍次雄州節度使孫吳堅守不下檝入城喻以禍福

吳遂以城降甲戌授宣撫使兼行尚書六部事從三合拔都太傅猛安率兵南征下古北口攻薊雲順等州所過迎降得漢軍數萬遂圍中都乙亥中都降檄進言曰國家以仁義取天下不可失信於民宜禁虜掠以慰民望時城中絕粒人相食乃許軍士給糧入城轉糴故士得金帛而民獲粒食又議田野久荒而兵後無牛宜差官瀘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用其說得數千頭分給近縣民大悅復業者衆三合猛安俾檄招諭保定新城信安雄霸又安清滄諸城皆望風款附乃置行司于滄州以鎮之遂

從猛安入覲授銀青榮祿大夫仍前職兼御史大夫世襲千戶時河間清滄復叛帝命檄討之復命謝寧字禿分蒙古軍及乂漢軍二千屬檄遂復河間得軍民萬口字禿惡其反復欲盡誅之檄解之曰驅羣羊使東西者牧人也羊何知哉殲其渠魁足矣釋此輩遷之近縣強者使從軍弱者使爲衆此天之所以畀我也何以殺爲字禿曰汝能保此輩不復反耶檄曰司卽移文保任之俱得全活帝命闡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候工城邑諭闡里畢曰漢人中若王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

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
共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
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檝掌之時
都城廟學既燬於兵檝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
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丙戌
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梁爲備軍阻不得前
帝問諸將皆不知計所出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
橋成軍乃得進戊子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盜
起信安結北山盜李密轉掠近縣檝曰都城根本之
地何可無備引水環城調度經費檝自爲券假之

入而歛不及民人心稍安遣男守謙卒軍討諸盜
之庚寅從征關中長驅入京兆進克鳳翔請于太宗
曰此臣卿邦也願入城訪求親族果得族人數十口
以歸壬辰從攻汴京癸巳奉命持國書使宋以兀魯
刺副之至宋宋人甚禮重之卽遣使以金幣入貢檝
前後凡五往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于南宋人重
賜之仍遣使歸其柩葬于燕子六人

王守道

王守道字仲履其失真定平山人金亾羣盜並起州
縣吏多乘亂貪暴不法民往往殺令丞及屬吏宣撫

司署守道爲縣尉衆悅之因轉攝令改真定主簿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鎮真定旣收大名澤潞懷孟城邑之未附者以爲府經歷及金恒山公武仙降署爲史天倪副帥守道謂天倪曰是人位居公下意有不平安能鬱鬱於此宜先事爲備天倪不以爲然未幾果爲所害及仙以城反爲金史氏之人與屬縣旁迎豪傑納天倪之弟天澤爲主帥攻仙時史天安在白霄聞變率兵亦至遂復真定仙走保西山請砦執守道家人以重幣誘之守道不願日與史氏部曲昆弟徵發調度以復讎卒逐仙遁去後擢慶源

軍節度使天澤爲五路萬戶署守道行軍叅謀兼觀察使莊聖太后以真定爲湯沐邑守道在鎮以慕效頻歲至覲敷對稱旨得賜金符錦衣金錢中統元年天澤入拜左丞相卽授真定等路萬戶府叅謀至元七年卒至大元年以子顥貴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壽國公謚忠惠仁宗卽位復加推忠協力秉義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

高宣

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爲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宣進曰今奉命出師伐罪弔民願勿嗜

殺以稱上意睿宗召元帥木乃諭之下令軍中如宣言及城破兵不血刃民心悅服四年正月從破金兵三峯山降宣者二千餘戶籍以獻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以宣爲都總管賜金符仍令子孫世其職卒皇慶二年贈宣力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營國公諡簡僖子天錫事世祖潛邸爲必閣赤入宿衛甚見親幸中統二年授以其父官爲鷹坊都總管四年改燕京諸路奧魯總管遷按察副使仍兼鷹坊都總管天錫語丞相孛羅左丞張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古之

王政莫先於此願留意焉丞相以聞帝悅命立司農司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兼司農丞尋遷司農少卿巡行勸農使又遷戶部侍郎進嘉議大夫兵部尚書卒後贈推忠保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諡莊懿子諒裕宗初封燕王以諒爲符寶郎俄命襲其父官爲鷹房都總管裕宗甚愛之謂符寶郎董文忠曰汝爲我奏請以諒所管民戶隸於我庶得諒盡力爲我用文忠入奏帝從之未幾授諒嘉議大夫遷兵部尚書卒仁宗時贈推誠保德贊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

公謚宣靖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以居喪
辭大德元年授奉議大夫章佩監丞四年改朝列大
夫利用監丞八年陞少監武宗卽位授中議大夫秘
書監丞仁宗居東宮召入宿衛至大三年冬遷少中
大夫納綿府達魯花赤且諭之曰此先世所守舊職
也皇慶元年春改授嘉議大夫同知崇祥院事冬進
資德大夫爲院使延祐四年夏四月帝謂塔失不花
曰汝祖嘗爲司農今復以授汝遂遷榮祿大夫大司
農英宗居東宮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
承華事畧并畫豳風圖以進帝覽之獎諭曰汝能輔
太子以正朕甚嘉之命置圖書東宮俾太子時時視
省六年改集禧院使退居于家卒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鄆人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玉汝
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爲掾史
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
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遊楚材門待之若家
人父子然實年老艱於從戎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
代之行夏津災玉汝奏請復其民一歲濟州長官欲
以州直隸朝廷大名長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年改隸

大名王汝皆辨正之戊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裂而爲土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王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王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惻然良久使詣帝前陳愬王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豈與他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嘉王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仍遙領平陰令辛丑實子忠濟襲職授左右司

郎中遂總行臺之政分封之家以嚴氏總握其 頗不自便定宗卽位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平地是時衆心危疑將俛首聽命王汝力排羣言事遂已憲宗卽位有旨令常賦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梁銀王汝曰民力不支矣糾率諸路管民官愬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累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充行臺叅議壬子以病謝事杖門日以經史自娛乙卯忠濟使人謂王汝曰君間久矣可暫起爲吾分憂王汝堅辭以叅議印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僅五六日裁畫署置煥然一新八月旣望有

星隕庭中已而王汝卒

焦德裕

焦德裕字寬父其遠祖贊從宋丞相富弼鎮瓦橋關遂爲雄州人父用付金由東鹿令陞千戶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遂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年六十二卒後以德裕貴追贈中書左丞封恒山郡公謚正毅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金將武仙殺真定守史天倪仙旣敗走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

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真定降齊福擒趙貴王顯亾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詔賜井陘北障城田中統三年李璫平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四年賜金符爲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叅議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實薪土塞水源又無從得飲帥府檄德裕援之德裕夜薄貴營令卒各持三炬貴驚走追及鷲谿賊千人獲馬蓄兵伏萬計陞京畿漕運使至元六年僉陝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八年轉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南北授僉行中書省事從征下安慶至鎮江焦山

寺主僧誘居民叛丞相阿木既誅其魁欲盡阬其徒
德裕諫止之命德裕先入城撫定宋平賜予有加奉
旨求異人異書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殺丁家州
降卒事奏以德裕爲中書叅政欲假一首證成之德
裕辭不拜久之復僉行省事十四年改淮東宣慰使
淮西賊保司空山檄淮東四郡守爲應元帥帖哥邏
得其檄卽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使承反狀將籍其
家德裕言四人者皆新降將天子旣寵綏之有地有
民盈所望矣方誓報効安有他覲柰何以疑似殺四
守寧知非反間耶盡復其官拜福建行省叅知政事

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
恒國公謚忠肅子簡餘姚州知州潔信州治中

石天麟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入見太宗因畱宿衛
天麟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帝命中書令耶
律楚材釐正庶務選賢能爲叅佐天麟在選賜名蒙
古台宗王征西域以天麟爲斷事官憲宗六年遣天
麟使海都拘畱久之旣而邊將劫皇子北安王以往
寓天麟所天麟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
恩義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海都聞之悔悟遂遣天

麟與北安王同歸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
祖大悅賞賚甚厚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
臣奉使無狀陛下幸赦弗誅何可復叨榮寵况臣才
識淺薄年力衰憊豈能任政恐徒貽廟堂羞不敢奉
詔帝嘉其誠褒慰良久從之有譖丞相安童嘗受海
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寔宗親偶有違言非
仇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
帝怒乃解江南道觀偶藏宋玉遺像有僧素與道士
交惡發其事將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
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

天麟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
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
言天麟獨言其姦無所顧忌人服其忠直成宗卽位
加榮祿大夫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與宴賜以御
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命御輦送還家武宗卽位進
平章政事至大二年秋八月卒年九十二贈推誠宣
力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
冀國公謚忠宣子珪累官治書侍御史遷樞密副使
復爲侍御史拜河南行中書省左丞陞榮祿大夫南
臺御史中丞卒次子懷都初襲斷事官累遷刑部尚

書荆湖北道宣慰使孫哈藍赤襲斷事官

李邦瑞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京兆臨潼人世農家邦瑞幼嗜學讀書通大義嘗被掠逃至大原爲金將小史從守閭漫山寨國王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邦瑞率衆來歸復居大原守臣惜其材具鞍馬遣至行在所中書以其名聞歲庚寅受旨使宋至寶應不得入未幾命復往仍諭山東淮南路行尚書省李全護送宋仍拒之復奉旨以行邦瑞道出斬黃宋遺賊者來迎邦瑞怒叱出之宋改命行人乃議如約而還太宗

厚勞賜車騎旃裘衣裘及銀十錠邦瑞因奏于伐之際宗族離散乞歸尋訪帝諭速不斛察罕臣刺達海等邦瑞馳驛南京詢訪親戚或以隸諸部者悉歸之甲午從諸王濶出經畧河南凡所歷河北陝西州郡四十餘城繪圖以進授金符宣差軍儲使乙未夏六月卒子榮獲問其言燕與絲不一請文與太宗臨宣

門楊奐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年十一母歿哀毀如成人金末舉進士

不中乃作萬言策指陳時病皆人所不敢言者未及上而歸教授鄉里歲癸巳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與微服北渡冠氏帥趙壽之卽延致與待以師友之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實聞與名數問其行藏與終不一詰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楚材楚材奏薦之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與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

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漸瘳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與旣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與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氣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以爲前此漕司未之有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得請而歸乙卯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年七十賜謚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以

蹈襲古人爲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書號多士名未有出奐右者奐不治生產家無十金之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爲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獎唯恐其名不聞或以小過失必盡勸止不計其怨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行于世

賈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勅

有司月給白銀百兩以旌其廉世祖在潛邸知其賢召用之俾監築上都城訖事以母喪歸世祖卽位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勅增之居貞辭曰品佚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叅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不拜至元元年叅議中書省事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罷候置守五年再爲中書郎中時阿合馬擅權忌之改給事中同丞相史天澤等纂修國史十一年

丞相伯顏伐宋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伯顏以大軍東下留右丞阿里海涯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採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十二年春命阿里海涯領兵取江陵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於是發倉廩以賑流亾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東南未下州郡商旅留滯者給引以歸之免括商稅并湖荻禁造舟百數艘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安之

安邦以信陽來歸遣入覲裨將陳思聰屠其家居貞以計召至數思聰罪而誅之宋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廣所在扇惑民爭應之蘄州寇起司空山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居貞移檄諭以禍福其下往往渙散壓以官軍遂削平之高變姓名逃逸獲而戮之初遣鄭萬戶討賊鄭言鄂之大姓皆與傅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曰高鼠子無知行就戮矣大姓何預吾能保其無他鄭既領兵出留其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卽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會其人戰敗溺死其事始彰十四年

拜湖北宣慰使命未下居貞閉門不出而驕將悍卒合謀擾民乃復出視事人恃以無恐及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刻其像于后祠之泮宮十五年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至民爭千里迎訴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坐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投其文帖于水火士卒有挾兵入民家誣爲藏匿以取財者取人子女爲奴妾者皆痛繩以法大水壞民廬居貞發廩賑之南安李梓發作亂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請親征卒纔千人營于城北遣人諭之賊衆聞居貞至皆散匿不復爲用梓發閉妻子一室自焚

死比還不戮一人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元惡誅矣蔓延何爲命火其牒十七年朝廷再征日本造戰艦于江南居貞極言民困如此必致亂將入朝奏罷其事未行以疾卒于位年六十三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仲子鈞鈞字元播幼讀書淵默有容由推茶提舉拜監察御史僉淮東廉訪司事行臺都事入爲刑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仁宗卽位拜叅知政事議罷尚書省所立法遷僉書樞密院復叅知政事賜錦衣

寶帶寵賚有加為政持大體風裁峻整不孑孑鈞名
譽皇慶元年從幸上都遇疾卒于家前後詔賻鈔三
萬貫供塋事子汝立嗣

順治戊戌年十月初八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列傳卷四十一

列傳卷第四十一

元史一百五十四

一南京國子監祭酒侯恪

司業謝德溥補修

洪福源

俊奇

君祥

萬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其
一也子孫世責於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
領鎮麟州福源為神騎都領因家焉歲丙子金源契
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丁丑九月奪江東城池據之
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孔刺將兵追討大宣
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帥趙忠壬午冬十

崇禎三年刊

元史列傳卷四十一

兩廂侯謝補修
月又遣着古與等十三人窺覘納款虛實還遇害辛
卯秋九月太宗命將撒里答計之福源率先附州縣
之民與撒禮塔併力攻未附者又與阿兒禿等進至
王京高麗王暉乃遣其弟懷安公請降遂置王京及
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壬辰夏六月
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
福源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復
遣撒里塔將兵來討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
處仁城撒里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還唯福源
留屯癸巳冬十月高麗悉眾來攻西京屠其民劫大

宣以東福源遂盡以所招集北界之眾來歸處於遼
陽瀋陽之間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賜金符爲管
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又
降旨諭高麗之民有執王暉及元構難之人來朝者
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優加恩禮擢用若大兵旣
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統之乙未帝命唐
古板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龍崗咸從二縣鳳海洞
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己亥春二
月入朝賜以鎧甲弓矢及金織文段金銀器金鞍勒
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

兩廂侯謝補修
城辛亥憲宗卽位改授虎符仍爲前後歸附高麗軍
民長官癸丑從諸王耶虎攻禾山東州春州三角山
楊根天龍等城拔之甲寅與扎刺台合兵攻光州安
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
遣其子茶丘從扎刺台軍會高麗族子王綽入質陰
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諸福源于帝遂見殺年五十
三後贈嘉議大夫瀋陽侯謚忠憲子七人俊奇君祥
最知名

俊奇小字茶丘福源第二子也幼從軍以驍勇受知
世宗嘗以小字呼之中統二年秋茶丘雪父冤世祖

閱之詔諭之曰汝父方加寵用誤掛刑章故於已廢
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
歸附高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冬
十一月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遷江
華島所有臣民復歸王京十二月帝命茶丘率兵往
鳳州等處立屯田總管府八年二月入朝賜鈔百緡
林衍餘黨裴仲孫等立高麗王禎親屬承化侯爲王
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五月茶丘奉旨偕經畧使
欣都進兵討之破其軍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
衆走就羅帝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與茶丘議征取

之策茶丘表陳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從之俄奉旨往羅州道監造戰船且招降耽羅茶丘得通精之姪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不從留金永餘盡殺之十年詔茶丘與欣都率兵渡海擊破耽羅獲通精殺之悉免其脅從者高麗始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三月招昭勇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如故己卯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八月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對馬一岐宜室等島十四年正月授鎮國上將軍東征都元帥鎮高

麗二月卒蒙古高麗女直漢軍從丞相伯顏北征叛臣只魯瓦列等四月至脫刺河猝與賊遇茶丘突陣無前伯顏以其勇聞賜白金五十兩金鞍勒弓矢十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瀨黑埕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後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二十三年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二十四

年乃顏叛車駕親征賜以翎根甲寶刀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兵大驚以爲官兵大至遂降帝聞之厚加旌賞凱還授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右丞二十七年以疾辭判王哈丹等竄入高麗侵撓其國西京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中書省特起茶丘鎮遼左帝遣閣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命茶丘以便宜行事二十八年以疾卒年四十八子四人長曰壽

君祥小字雙叔福源第五子也年十四隨兄茶丘見世祖於上京帝悅命劉秉忠相之秉忠曰是兒目視不凡後必以功名顯但當致力於學耳令選師儒誨之至元三年籍高麗民三百人爲兵令君祥統之從禿花禿烈伯顏等軍築萬壽山復從開通州運河帝親諭之曰爾守志忠勤朕所知也帝嘗坐便殿閱江南海東輿地圖欲召知者詢其險易左丞相伯顏樞密副使合達以君祥應旨召對詳明帝悅酌以巨觥額謂伯顏曰是兒遠大器也六年林衍叛從頭輦哥征之八年戊辰河南九年掠淮西破其大凹城十年從

元帥孛魯罕襲淮東之陽湖俘其男女牛馬十一年入朝帝命伯顏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禿滿反率輕銳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君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後伯顏既渡江帝命禿滿反還軍蕭縣時君祥奉使伯顏軍中宋黃州制置使陳奕降其子知漣水軍伯顏遣三十騎往招之因令君祥入奏帝曰卿可急還陳知府降即偕來也及與俱入朝宴勞甚厚從元帥孛魯罕攻清河拔之海州安撫丁順約納孛魯罕令君祥以聞時伯顏方朝上京見君祥甚喜

遂從南伐伯顏克淮安至揚州分兵克淮西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謹云殺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在歸附邊城焉往伯顏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留三日還軍中仍傳旨諭伯顏曰事難遙度宜臨機審圖之伯顏師次鎮江諜報有宋洪都統者爲都督府將伯顏謂君祥曰汝同姓可往招致也洪都統即欣然來見君祥因厚遇之師進次臨平山距臨安五十里洪都統來報曰宋丞相陳宐中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惟三官未行宜早定計以活生民伯顏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官令君

祥隨之宋降陞武略將軍中衛親軍千戶十五年命
僉江南民兵還陞明威將軍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
十七年進昭勇大將軍十九年授樞密院判官二十
三年轉昭武大將軍同僉樞密院事二十四年乃顏
叛從世祖親征每駐蹕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為營衛
布置嚴密帝嘉之凱還加輔國上將軍類次車駕起
居為東征錄二十八年授遼陽行省右丞用樞密院
留復居舊職俄加集賢大學士依舊同僉樞密院事
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運糧至上都
奉旨與中書右丞何里相其利害還極言不便罷之

復奉使高麗還改僉書樞密院事成宗即位詔裁減
以任官知樞密院暗伯等奏君祥在樞密十六年最
為久者帝曰君祥始終一心可勿遷也大德二年詔
使高麗臺臣劾君祥以他事中道追回已而事罷三
年奉使江浙問民間疾苦使還退居昌平之皇華山
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大德九年擢司農俄拜中書
右丞十年春改江浙行省右丞秋改遼陽右丞請於
朝立新省治增巡兵設儒學提舉官都鎮撫等員以
興文化修武備事未成會武宗即位徵為同知樞密
院事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

兩廂侯謝補修
省事改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俄改商議行省事至大二年卒子邁奉訓大夫同知開元總管府事

萬小字重喜至元十三年入宿衛十八年襲職爲懷遠大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二十四年乃顏叛率兵征之六月至撒里秃魯之地同都萬戶闊里鐵木兒與乃顏將黃海戰大敗之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又敗之是月至乃顏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直漢軍鎮哈刺河復選精騎扈駕至失刺斡耳朵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顏七月至扎刺麻秃與金家奴戰敗之追至蒙可山那兀江

等處遂平金家奴塔不台等九月師還哈丹八刺哈赤再叛十月重喜從諸王愛牙哈赤平章塔出都萬戶闊里鐵木兒征之十二月決水骨不剌時諸王脫歡監司脫台以兵四十餘人與其黨戰稍却重喜率騎兵援之冒鋒陷陣大破其衆又從諸王乃蠻愛牙哈赤平章薛閣于與叛王兵戰于兀木站又戰于黑龍江又戰于戰滿哈處皆敗之二十五年重喜又從玉速帖木兒出師五月至貼列可與哈丹秃魯于戰獲功至木骨兒抄刺又戰八月至貴列河重喜率兵先涉與戰勝之十月又從玉速帖木兒往征本八蘭

十二月與古土禿魯干戰克之二十七年六月賜白金五十兩甲一襲九月至禪春與哈丹禿魯干戰二十八日又戰大敗之六月班師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職如故十月薛閣干以重喜入朝且以其功聞帝嘉之賜玉帶一白金五十兩授龍虎衛上將軍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二十九年仍佩元降虎符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兼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六月改資德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大德十年以其叔父君祥伐之十一年武宗即位重喜朝

于上都七月復授遼陽行省右丞至大二年謫漳州行至杭遇赦而止明年卒子滋襲爵

鄭鼎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笑既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戶歲甲午從塔海紺不征蜀攻二里散關屢立戰功還屯秦中未幾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以兵圍興元鼎率衆修復之破宋兵解興元之圍乙巳遷陽城縣軍民長官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蕃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

行敵據扼險要鼎奮身力戰敵敗北帝壯之賜馬三匹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傍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俄圍大理書夜急攻城陷禽其王大理平師還命鼎居後道經吐蕃全軍而歸辛亥入朝帝問以時務鼎敷對詳明帝嘉納之賜名曰也可拔都乙未賜白金千兩從世祖南伐攻大勝關破之繼破臺山寨禽其守者胡知縣瑛勝獨進前陷泥淖遇伏兵突出葭葦間鼎奮擊進殺三人餘衆遁去帝急遣使以聞帝曰爲將當慎重不可恃勇輕進遂分界衛士三百人以備不

虞且戒之曰自今非奉朕命毋得輕與敵接秋九月帝駐蹕江滸今諸將南渡先達彼岸者舉烽火爲號鼎首奪南岸衆軍畢渡進圍鄂州戰益力別攻興國卒遇宋兵五千力戰破之擒其將桑太尉責以懦弱不忠所事斬之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戶阿藍荅兒渾都海之亂鼎分率本道兵討之二年詔鼎統征西等軍戍鴈門關隘遷河東南北兩路宣撫使三年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至元三年遷平陽路總管是歲大旱鼎下車而雨平陽地狹人衆常乏食鼎乃導汾水溉民田千餘頃開潞河鵬黃嶺道以

來天黨之粟脩學校厲風俗建橫澗故橋以便行旅
民德之七年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尚書省事將兵巡
東川過嘉定遇蜀兵與戰江中擒其將李越悉獲戰
船八年五月改軍前行尚書省事十一年從伐宋十
二年鎮黃州夏四月改授淮西宣慰使十三年加昭
毅大將軍賜白金五百兩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
移鎮鄂州夏五月斬黃二州叛鼎將丘討之戰于樊
口舟覆溺死年六十有三十七年董文忠等奏鄭也
可後都遇害其叛人家屬物產宜悉與其子納懷帝
從之贈中書左丞謚忠毅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平

章政事柱國追封潞國公謚忠肅子制宜小字制宜
制宜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至元
十四年襲父職太原平陽萬戶仍戍鄂州時鄂闕守
俾攝府事十九年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洲
地狹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
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
疑似者痛殆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奈何濫及
無辜不答一人災亦遂息有盜伏近郊晨暮剽劫流
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盼異常制宜命
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宜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

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二十四年扈駕東征乃頗請赴敵自效帝顧左右曰而父歿王事惟有一子毋使在行陣制宜請愈力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爲一軍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樞密院判官明年車駕幸上都舊制樞府官從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漢人不得與至是以屬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竟留之二十八年遷湖廣行者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

制宜對曰彼以賍敗臣復取之寧無污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于有司積年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三十年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南地濶遠群寇依險出沒昭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率偏師徇二州道經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少年匿兵器爲姦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以勞軍斬計龍于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元貞元年有制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與制

宜連署制宜以負非常設先任者當罷俄入朝特授
大都留守領少府監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知屯田
事大德八年晉地大震平陽尤甚壓死者衆制宜承
命存恤懼緩不及事晝夜倍道兼行至則親入里巷
撫瘡痍給粟帛存者賴之成宗素知其名眷遇殊厚
每侍宴輒不敢飲終日無惰容帝察其忠勤屢賜內
醕輒持以奉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
人十年制宜以疾終年四十有七贈推忠贊治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澤國公謚忠宣子
見思蘭嗣

李進

李進保定曲陽人幼隸軍籍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
三义口時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崗者宋境也歲庚
戌奉張柔引兵築堡岡上會淮水汎漲宋以舟師率
至主帥察罕率軍逆戰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轉鬪
十餘里奪一巨艦遂以功陞百戶戊午憲宗西征丞
相史天澤時爲河南經略大使選諸道兵之驍勇者
從遂命進爲總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陳倉入興元度
米倉關其地荒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冬十
一月至定遠七十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

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下說降之不從進潛視間道歸白天澤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進被傷不以爲病懸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後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納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衆宋兵不能敵棄走夜將旦進遂得其堡守之關路始通諸軍盡度進以功受上賞己未春二月天澤兵至行在所圍合州釣魚山寨夏五月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始大戰三槽山西六月戰山之東有

功秋七月宋兵戰艦三百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帝立馬菓山擁兵二萬夾江而陣天澤乃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間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前兵潰走戰艦繼亂順流縱擊死者不可勝計帝指顧謂諸將曰白旗下服紅半臂哭而前者誰也天澤以進對賞錦衣名馬八月又戰浮圖關前後凡五戰皆以功受上賞世祖卽位入爲侍衛親軍中統二年宣授總把賜銀符三年從征李璫有功至元八年領兵赴襄陽十二年從略

地湖北湖南宋平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十三年領軍二千屯田河西中興府十四年加武略將軍陞千戶十五年移屯陸盤山加武毅將軍賜金符十七年陞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十九年賜虎符復進懷遠大將軍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篤姓等領軍至洪水山進與力戰衆寡不敵軍潰進被擒從至捺八里遁還至和州收潰兵三百餘人且戰且行還至京師賞金織紋衣二襲鈔一千五百貫二十五年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明年改授左翼屯田萬戶元貞元年春卒子雲襲授武德將

軍左翼屯田萬戶佩虎符皇慶二年加宣武將軍延祐六年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特賜雲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泰定元年春以疾辭子朶耳只襲

石抹按只

石抹按只契丹人世居太原父大家奴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歲戊午按只代領其軍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時宋兵聚於虛泉按只以所部兵與戰大敗之殺其將韓都統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按只以戰艦七七艘至馬湖江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按只擊敗之時宋兵於沿江撒橋據守按只相地形造

浮橋師至無留行宋欲撓其役兵出戰敗自馬湖以達合江涪江清江凡立浮橋二十餘所及四川平浮橋之功居多已未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河浮橋相距七十日水瀑漲浮橋壞西按軍多漂溺按只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又援出別部軍五百餘人先鋒奔察火魯赤以聞憲宗遣使慰諭賞賜甚厚敘州守將橫截江津軍不得渡按只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其軍奪其渡口爲浮橋以濟師中統三年投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佩金符以立浮橋功也至元四年從行省也速

帶兒攻瀘州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張總戰于馬湖江按只身被二創戰愈力敗走六年正月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遣按只以舟運其器械糧食由水道進宋兵復扼馬湖江按只擊敗之生獲四十人奪其船五艘復以水軍一千運糧於眉簡二州軍中賴之九年從征建都蠻歲餘不下按只先登其城力戰遂降之軍還道病卒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不老從攻嘉定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據其上流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十二年嘉定降宋將鮮于都統率衆遁不老追至大佛灘盡斃之

行院汪田哥攻取紫雲瀘敘等城不老功最多及諸軍圍重慶不老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絕其走路十三年領隨翼軍五百人會招討藥刺海監柵於白水江岸以為備不老乘夜襲宋軍直抵重慶城下攻千斯門宋軍驚潰溺死者衆生擒三十餘人獲其旗幟甲仗以獻宋涪州守將率舟師來援不老擊敗之於廣陽坝生獲六十餘人奪其船十艘十四年從攻瀘州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門曦附以登斬首五十級明日復戰破之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不老先登殺其守裨卒數十人宋都統趙安以城降總

管黃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奪戰艦五十艘十六年命襲父職為懷遠天將軍船橋軍馬總管更賜金虎符兼夔路守鎮副萬戶十八年大小盤諸峒蠻叛命領諸翼蒙古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既而蠻酋向貴擅用等降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遂以為保寧等處萬戶

壽只里

壽只里女直人也大父昔寶味也不登金進士第金亡歸太宗壽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侯西行樞密

院事以商挺佐之比行入奏曰關陝
阿脫仰刺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
不協必謀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
賜宴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
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
陽至元七年命為監戰以所領諸軍
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唆都劉國傑
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
一年從丞相伯顏次郢州將數騎而
部卒墮馬為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橫

要地軍務非輕
次慮臨時議論
生聞帝可其奏
入宿衛李壇平
虎符監軍於毗
圖襄陽築一字
李庭等皆隸麾
賜悉分將士十
出與宋兵遇有
戈直入其軍取

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諸
里乃西攻江陵龍濟堡取其粟萬石
東下宋將夏賁迎戰於陽邏狀伯顏
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宜
之遂直前衝賁軍獲戰船百餘賁敗
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
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
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號令嚴肅
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
使鎮守紹興十九年卒年四十二子

將以為憂謁只
眾賴以濟元兵
未至眾欲少俟
及其未定而擊
走伯顏上其功
里造雲梯繩橋
下十三年宋降
秋毫無犯入朝
將軍浙東宣慰
亦迭溫璽為萬

戶累遷江東廉訪使脫脫淮東宣慰使

鄭溫

鄭溫真定靈壽人初從中書粘合南
合必赤千戶從丞相史天澤為新軍
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
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
旨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
溫統四千入警
邏釣魚山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為總
管三年李璫叛
賊將楊拔都等
乘夜斫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
哈必赤丞相史

以澤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蓋都以
功復受上賞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
八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
具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羅平之十二年陞右
衛親軍都指揮使率二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
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賞銀十錠十四年入
朝遷賜身大將軍樞密院判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
軍江淮行省叅知政事抗民飢出米二十萬石糴之
俄賜以常州官田三上項二十二年召還二十三年
陞江浙左丞相命以新討漢軍馬五千於淮安雲山泉

立屯田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一子欽利用監丞金
非其奇運後登右衛親軍千戶
表州路判官

列傳卷第四十一

列傳卷四十二

元史一百五十五

翰林學士雷大矣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閣部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壽壽奉
勅修

汪世顯 德臣良臣 惟正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屢立
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
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
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
敢背主失節耳又問曰金亡已久汝不降果誰為耶對
曰大軍迭至莫知適從惟殿下仁武不殺竊意必能保

全闔城軍民是以降也。皇太子大悅，承制錫世顯章服。官從其舊，即從南征，斷嘉陵，擣大安，和揚諸蠻結陣迎敵。世顯以輕騎馳撓之，宋曹將軍潛兵相為犄角。世顯單騎突之，殺數十人。黎明，大軍四合，殺其主將入武信，遂進逼資。普軍葭萌，宋將依山為柵。世顯以數騎往奪之，乘勝定資州。略嘉定峨眉，進次開州。時方泥潦，由間道攀緣以達。宋軍屯萬州南岸，世顯即水北造船以疑之。夜從上游，鼓革舟，破之。宋師大擾，追奔至夔峽，過巫山。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明年師還，攻重慶，會大者，乃罷歸。覲太宗，錫金符，易其

名曰中山。且歷數其功，世顯拜謝曰：「此皆聖明福德所致，臣何預焉！」辛丑，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皇子集諸將議之，咸謂隆之可生擒也。世顯曰：「顧臨敵何如？無庸誇辭爲軍薄。」成都降之，戰屢却。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之，世顯曰：「事急矣，亟梯城入救。」顯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獲隆之，斬之。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擣漢州。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沒。三日，大軍薄其城。又三日，克之。癸卯，春，皇子第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

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年四十九中統三年論功
追封隴西公謚義武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子七人
忠臣鞏昌便宜副總帥次德臣次直臣鞏昌中路都
總領歿於王事次良臣次翰臣與魯兵馬都元帥佐
臣鞏昌左翼都總領歿於王事清臣四川行樞密院
副使

德臣賜名田哥字舜輔年十四侍太子游獵矢無虛
發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總帥從征蜀將前軍
出忠涪所向克獲進攻運山率麾下先所乘馬中飛
石死步戰拔外城宋將余玠攻漢中德臣馳赴之玠

聞遁去憲宗素聞其名及入覲所陳悉嘉納賜印符
命城沔州沔據嘉陵要路德臣繕治室廬部署官屬
數日而集進攻嘉定敵潛軍夜出德臣迎戰殺百人
還至左錦雲頂宋軍乘夜斫營覺之殺千人生擒百
人進次隆慶宋軍仍夜出與力戰盡殺之及馬漕溝
遇伏兵與戰獲其統制羅延鶚又詔德臣城益昌諸
戍皆聽節制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德臣入見乞免
益昌賦稅及徭役漕糧屯田爲長久計並從之卽命
置行部于鞏立漕司于沔通販鬻給餽餉奏乞以兄
忠臣攝府事使已得專事益昌益昌爲蜀喉襟蜀人

憚其威名諸郡環視莫敢出關甲寅春旱嘉陵漕舟
水涸議者欲棄去德臣曰國家以蜀事託我有死而
已奈何棄之盡殺所乘馬饗士襲嘉川得糧二千餘
石雲頂呂遠將兵五千邀戰卽陣擒之復得糧五千
石旣而魚關金牛水陸運偕至屯田麥亦登食用遂
給夏獲宋提轄崔忠鄭再立縱令持檄諭苦竹守將
南清以城降所俘城中民悉歸之東南戍卒數百有
去志德臣揣知之給券縱去皆泣謝未幾山寨相繼
輸款宋將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紫金山德
臣卽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南清北

覲其下殺清妻子以叛蜀將焦遠領兵餉之德臣擊
敗遠盡獲所餉資糧冬蜀兵二萬復至又敗之獲糧
百餘艘魚關至污水迂回爲渡百有八至是悉爲橋
梁戊午歲帝親征次漢中德臣朝行在所初諸路軍
成都猝爲宋人所圍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
奏領此城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帝
幸益昌駐北山謂德臣曰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今
見汝身甚小而膽甚大不知敵曾薄汝城否德臣對
曰賴陛下洪福未嘗一來帝曰彼憚卿威名耳賜金
幣且俾立石紀功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

何可濟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淹延當別爲方略卽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成如履理途帝顧謂諸王曰汪德臣言不虛發賜白金三十斤仍命刻石紀功苦竹旣逆命至是攻之巘壁峭絕或請建天橋帝以問德臣曰臣知先登陷陣而已建橋非所知也旣而橋果無功乃率將士魚貫而進帝望見歎曰人言其膽勇豈虛譽邪宋將趙仲武納款而楊禮猶拒戰奮擊盡殺之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葡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宋龍州守將王德新遣所親願効順以郡民爲所奏

長寧拔之斬守將王佐帝東下德臣

大獲山每水門宋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萬

人命引至帝前爲請早日大淵率衆降已而運山青居大梁皆降攻釣魚山守臣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單騎至城下大呼曰玉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旣幾爲飛石所中遂感疾帝遣使問勞俾還益昌奏曰陛下尊爲天子猶冒寒暑服勞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又遣丞相兀真賜湯劑卒不起年三十有六中統三年追封隴西公謚忠烈子六人長惟正次惟賢大司徒惟和昭文館大學士惟明以

質子爲元帥惟能征西都元帥惟純權便宜都總帥
良臣年十六七卽從允德臣出征每戰輒當前鋒以
功擢裨帥兼便宜都府叅議癸丑歲以德臣薦爲章
昌帥領所部兵屯田白水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憲
宗親征軍至六盤良臣還鞏昌供億所須事集而民
不擾詔權便宜總帥府事良臣奏願與兄德臣効力
定四川帝曰行軍餽餉所係不輕汝任其責自可立
功良臣既奉命治橋梁平道路營舟車水陸無壅儲
積充軫有旨賜黃金弓矢旌其能世祖卽位阿藍台
渾都海逆命劫六盤府庫西垂騷動詔良臣討之

丘至山丹置營按兵不戰者凡二月俄大舉圍
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國安
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家亾苟能用命則死行
間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晦
良臣手刃數十人賊勢沮衆軍乘勝搗之賊大潰獲
阿藍台兒渾都海殺之西鄙輯寧捷聞賜金虎符權
便宜都總帥中統二年火里叛復討平之入覲賜燕
屢稱其功良臣拜謝曰臣奉諸王成算何功之有世
祖嘉其能讓復賜金鞍甲冑弓矢轉回簽鞏昌路便
宋都總帥宋將督萬壽帥戰船二百泝江而上欲掩

青居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後身先逆戰萬壽敗走伏發幾獲之三年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以扼其往來四年春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士禿先驅與宋將朱禩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之斷敵兵爲二敵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至元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兄子惟正請於朝謂良臣久勞戎行乞身代之九年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與魯總管明年召入帝曰成都被兵久湏卿安集之授鎮國上將

軍樞密副使四川行樞密院事蜀人安之十一年進攻嘉定咎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伏尸蔽江萬壽乞降良臣奏免其死居民按堵良臣統兵順流而下紫雲瀘叙相繼欵附還圍重慶十三年宋涪州安撫楊立帥兵救重慶者再良臣皆敗走之宋安撫張珪遣將乘虛襲據瀘州良臣還軍平之復攻重慶十五年春張珪悉衆鏖戰良臣奮擊大破之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所部趨安開門納降珪潛逃良臣禁俘掠發粟賑饑民大悅四川悉平捷聞世祖

喜甚召良臣入覲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賜白貂裘良臣陳治蜀十五事世祖喜納良臣至成都以蜀瘡痍之餘極意循撫行省罷改授安西王相不赴十八年夏疾卒年五十一贈儀同三司謚忠惠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儀三司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子七人惟勤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惟簡保寧萬戶惟某同知屯田總管府事惟永征西都元帥惟恭階州同知惟仁人匠總管達魯花赤惟新漢軍千戶惟正字公理幼穎悟藏書二萬卷喜從文士論議古

今治亂尤喜談兵時出游獵則勒從騎爲攻守狀父卒於軍皇姪壽王俾權敵父爵守青居山世祖卽位遂真授焉初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至是渾都海叛乞台不花發兵爲應惟正卽命力士縛乞台不花殺之世祖嘉其功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中統二年入朝賜甲冑寶鞍三年詔還鞏昌部長火都叛民大擾惟正謂將吏曰火都今若獠犬方肆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踵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月知其糧盡勢蹙曰可矣與戰屢捷火都遣三

十人來約降卽遣其十人還俾火都自來因潛兵躡其後出其不意擒殺之至元七年宋人修合州詔立武勝軍以拒之惟正臨嘉陵江作柵阨其水道夜懸燈柵間編竹爲籠中置火炬順地勢轉走照百步外以防不虞宋人知有備不敢近九年帥兵掠忠涪獲令簿各一破寨七擒守將六降戶千六百有奇捕虜五百會丞相伯顏克襄陽議取宋惟正奏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併力攻餘杭本根旣拔此將焉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伯顏會錢塘帝優詔荅曰四川事重合卿誰託異日蜀平功豈伯顏下邪未幾兩

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命益兵助之惟正奪其洪崖隔獲宋將何統制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召惟正還十四年冬皇子北伐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王相府命別速帶領兵進討惟正爲副別速帶不習兵師行無紀惟正爲正部曲肅行陳嚴斥侯凡軍政一倚重焉進次平涼簡鞏兵銳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土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鞏兵獨居中去土魯一里許皆下馬手弓土魯遣百騎突陳惟正令引滿毋發將及又命曰視必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還土魯軍遂走惟正麾兵逐之三踰山至蕭何擒叛將

燕只哥復進兵土魯亦就擒安西王至惟正迎謁王歷稱其功明日大燕賞以金尊杯貂裘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且曰吾皇家兒婦也爲汝父製衣汝母真福人也詔惟正入朝世祖推玉食食之賜白金五千兩錦衣一襲授金吾衛上將軍開城路宣慰使十七年遷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行秦蜀中書省事賜玉帶以省治在長安去蜀遠乃命惟正分省於蜀蜀土薦羅兵革民無完居聞馬嘶輒奔竄避匿惟正留意撫循人便安之二十年進階資德大夫二十二年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入覲上都得腹疾還至華

州卒年四十四謚貞肅二子嗣昌武畧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戶壽昌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臺中丞

史天澤 格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真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旣而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廻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毅然曰兄弟之讎義所當復雖死不避况未必死邪卽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

李伯祐詣國王李魯言狀且乞濟師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李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者擁衆萬人來拒戰天澤迎擊之身先士卒勇氣百倍賊退阻派河乘夜而遁天澤追及之生擒葛鐵槍餘衆悉潰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仙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遣銳卒伍十摧鋒

而入自以鐵騎繼其後縛義斌斬之未幾仙復令謀者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爲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藁城求援於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笑乃解兵亦至捕叛者三百餘人仙從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笑乃解怒忿民之從賊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殺之何罪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困窮以抱犢諸砦仙之巢穴不卽剪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乃遁去繼又取曦尖馬武等砦而相衛亦降已丑太宗卽位議

立三萬戶分統漢兵天澤適入覲命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屯兵於滎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與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乃命畧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夏席北還留睿宗摠兵圍汴突已奉金主突圍而出令見顏白撒白黃龍岡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北至圍已

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且至復躍出其衆皆披靡遂與大軍夾擊之白撒等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白撒等兵尚八萬俘斬殆盡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天澤追至歸德與諸軍會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之汴北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帝命元帥侁盡率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甲午春正月蔡破金主自經死天澤還真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

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
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克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
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爲軍
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金亾移軍伐宋乙
未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天澤先登叛之及攻襄陽宋
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天澤挾二舟載死士直前
擣之覆溺者萬計丁酉從宗王口溫不花園光州天
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帥次復州宋兵以舟
三千鎖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自遣親執桴鼓
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不踰時柵破復人懼請降進

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宋兵夜出斫營天澤手擊無
數人麾下兵繼至悉驅其兵入淮水死乘勝而南所
向輒克壬子入覲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世祖時
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略
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
者二人境內大治阿藍荅兒鈎較諸路財賦銀鍊羅
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
略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
衆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
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

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
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
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
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
大略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
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
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
之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俄
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
相天澤旣秉政其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

舉行又定省規一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
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太半天澤悉奏罷之秋九月扈
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欠昔木土之地詔丞相線真
將右軍天澤將左軍合勢蹙之阿里不哥敗走三年
春李壇陰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
赤總兵討之兇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壇入濟
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爲也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
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
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
于軍門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許至是言者或謂李璫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初光祿大夫

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兼判樞密院事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樞密副使四年復授光祿大夫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命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賜白金百錠楮幣萬緡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七年以疾還燕八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勅右丞相安童諭旨曰兩省院臺或一月一旬遇大事卿可商量小事不煩卿也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

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
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
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
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
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
薨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
百兩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
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
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

鑑議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
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
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慙服當
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
致顯達破歸德釋李大節不殺而送至真定署爲叅謀
衛爲食邑命王昌齡治之崔人多不平而莫能問其
知人之明用人之專如此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
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
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

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格字晉明歲壬子憲宗賜天澤以衛城授格節度使
憲宗崩格北留謙州五年而歸爲鄧州舊軍萬戶旣
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戶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
弘範從攻襄陽襄陽下賜白金衣裘弓矢鞍馬衆軍
渡江平章阿朮將二十三萬戶居前每五萬戶擇一
人爲帥統之格居其一格軍先渡爲宋將程鵬飛所
却格被三創喪其師二百尋復大戰中流矢鵬飛身
亦被七創乃敗走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請罪之帝
念其功而薄其罪俾從平章阿里海州攻潭州砲激

柵木傷肩矢貫其手累創先登拔之遂以軍民安撫
留戍入覲加定遠大將軍賜以天澤所服玉帶從攻
靜江衆以輶輜自蔽鑿城格所當砲礮蔽地車不可
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三州
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夷皆降雲南
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爭之事聞詔聽格節
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東西道宣慰使
宋亡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昞廣王昺據福州立益
王傳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
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託計事還靜江格曰

君等亦爲虛聲所懼邪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未爲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不可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劫掠於外耕植於內至秋畢獲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畏暑不敢深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於其界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民踐其禾稼仲窮感遂降益王餘衆破潯州斬李辰李福靜江北抵泉永皆城守羅飛圍永凡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來告急格分兵赴之殄其衆益王

死衛王立趣廣州壁海中崖山遣曾淵子據雷州諭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犇碭洲世傑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衆來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張弘範請復將亳州軍乃還格鄧州舊軍拜叅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移江西右丞尋復爲湖廣右丞進平章政事卒年五十八子耀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榮鄧州舊軍萬戶

列傳卷第四十三

元史一百五十六

南京國子監祭

酒黃儒炳

補刊

董文炳

司業葉燦

董文炳字彥明俊之長子也父歿時年始十六率諸
 幼弟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文
 炳師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歲乙未
 以父任為豪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
 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以恩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
 之吏抱案來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縣貧重

天啓二年刊

元史及傳卷四十二

元史及傳卷四十三
一
以旱蝗而徵歛日暴民不聊生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縣得以寬民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使耕之於是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足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衆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賦歛大減民皆富完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求決文炳嘗上謁太府旁縣人

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何其明若神也時府索無厭文炳抑不予或讒知府府欲中害之文炳曰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卽棄官去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番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行躑躅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第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卽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旣至世祖壯其忠且閱其勞賜資甚厚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已未

秋世祖伐宋至淮西臺山寨命文炳往取之文炳馳至寨下諭以禍福不應文炳脫胄呼曰吾所以不極兵威者欲活汝衆也不速下今屠寨矣守者懼遂降九月師次陽羅堡宋兵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即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之宋師大敗命文用輕舟報捷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且命他師毋解甲明日

將國城既渡江會憲宗崩閏十一月班師庚申世祖即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不可危疑者尚多宜赦天下與之更始世祖從之反側者遂安二年擢山東東路宣撫使方就道會立侍衛親軍帝曰親軍非文炳難任即遙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三年李璫反濟南璫劇賊善用兵文炳會諸軍圍之璫不得遁久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擒乃抵城下呼璫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璫耳餘來即吾人目自取死也田縋城降曰璫之愛將既降虜遂亂禽璫以獻璫兵有浙漣兩軍

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將怒其與賊配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一千人言于主將曰彼爲壇所脇耳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向天子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主將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壇伏誅山東猶未靖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軍以行出金銀符五十有功者聽與之閏九月文炳至益都留兵于外從數騎衣冠而入居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立之庭曰壇將賊誑誤汝等壇已誅死汝皆爲王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略使撫汝當相安毋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擬將吏汝等勉取金銀符經略使不敢格

上命不予有功者所部大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懲李壇之亂欲潛消方鎮之橫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到官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凡阨塞要害皆列柵築堡爲備禦計帝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在役稍食其力帝皆

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七年改山東路統軍
副使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
糴本部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眾諫以為詔文炳曰
但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
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後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
者三不可帝大悟罷之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
於淮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望以綴襄陽及搗
宋腹心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兩水漲宋淮西制置
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矢石雨下文炳登城禦之
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着脇文炳拔矢授

左右發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左右索矢又十餘發
矢不繼力亦困不能張滿遂悶絕幾殆明日水入外
郭文炳麾士卒卻避貴乘之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
子士選請代戰文炳壯而遣之復自起束劒手劒督
戰士選以戈擊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遂去不敢
復來是歲大舉兵伐宋丞相伯顏自襄陽東下與宋
人戰陽羅堡文炳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伯
顏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文炳請于伯顏
曰大軍既疲于陽羅堡吾兵當前行伯顏許之宋都
督賈似道來禦師陳于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文

炳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知州事王喜三月有詔以時向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張世傑孫虎臣約真揚兵誓死戰真揚兵戰每敗不敢出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別船弟之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汝一子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

接宋兵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至于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于海文炳船小不可入海夜乃還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船七百艘宋力自此遂窮十月諸軍分三道而進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僉判李世修欲降不果文炳檄榆之世修以城來附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獲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之士選單舸至瑄所諭以

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敕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况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昷廣王昺南走而宋主顯遂降伯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顏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

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卻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惟文炳無名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已平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帝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乃拜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吉王昷據台州而閩中亦爲宋守勅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

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文炳德最深廟而祀之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正

月急召文炳四月文炳至自臨安比至帝日問來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勅王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

鮮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
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未見皇
太子帝許之復勅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即
遣行既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
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
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
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爲左丞當署省
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宮臣竹忽納曰
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
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

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
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文炳有疾
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可來此固
當愈文炳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
筋骸舒暢當復自愈請盡力北邊帝曰卿固忠孝是
不足行也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
如故文炳辭不許遂拜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
坐文炳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
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復作勅賜
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三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忠

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爲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枕卒帝聞悼痛良久命文忠護喪葬橐城令所過有司以禮吊祭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子士元士選

士元一名不花字長卿文炳長子也自襁褓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謂文炳曰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憲宗征蜀士元年二十三從以文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師次釣魚山宋人堅壁拒守士元請代文蔚攻之以所部銳卒先登力戰良

久以它軍不繼而還憲宗壯之賜以金帛中統初文蔚入典禁兵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從車駕巡狩北方嘗預武定山之役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會文蔚病卒無子命士元襲爲千夫長出師南征襄漢分禁兵戍淮上士元在軍中修勅武備號令肅然丞相伯顏克江南宋兵保兩淮未下士元數與戰拔淮安堡以功遷武節將軍從大師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

元史列傳卷四十二
十一
已暮宋兵至者萬餘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政
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趣令左旋已乃遁
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鼓譟震地泥淖
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
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肩
昇至營而絕年四十二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既平伯
顏入朝言於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
其人以士元與哈刺禿對帝曰不花健捷過人晝戰
必能制敵夜戰而死甚可惜也至大元年贈鎮國上
將軍僉書樞密院事謚節愍後加贈忠誠功臣

曾德大夫中書左丞護軍追封趙
士選字舜紳文炳次子也幼從文
事夜讀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真
力大敗之追至海而還及降張瑄
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之始知爲
符爲管軍總管數有宋降宋
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區籍菁重
軍中稱之宋平後詔置侍衛親
前衛指揮使魏公明正得士大志
其高士考帝嘉其意命士考將

郡公以謚忠愍
炳居兵間晝治夜
戰金山士選戰甚
等丞相伯顏臨陳
文炳子奏功佩金
文炳入宋宮取宋
大體秋毫無所取
軍諸衛以士選爲
心未幾以其誠謀
衛而以士選同食

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
召士選至行在所與太師山同將
乃頗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
賊走緩急進退有禮卒甚善之乘
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
與平章政事徵理往鎮浙西聽
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
議得罪且死詐言所遣船商海外
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
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

王乃頗致帝親征
漢人諸軍以御示之
步卒橫擊之其
事敗帝亦不直士
政事以中書百左丞
舉僚屬至如印察病
飲之臣為奸利事
未至請留以待之
無如之何不係斯
樂天下遂竟

新多湖洎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為
無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徵
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
州盜劉六十偽立名號聚眾至萬
王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克又因
咸士選請自往眾欣然託之即日
率檢校李憲鎮元明善二人持文
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
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
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散亂之人悉

豪民占以種
理力開復之成宗
江西行省左丞賴
餘朝廷遣兵討之
以擾良民賦勢益
就道不求兵但
書以去眾皆大測其
民相告語曰不
不百里命推將
實于法復誅

之爲豐稟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高賊
敵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官入
各兵在二處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
于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
功簿邪使者曰某旦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
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
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廷議深
歎其知體而不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威素著
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入僉樞密院事俄拜御史
中丞前中丞崔彥久任風紀善論旋以就事功既

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
之而已多病遂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竦然時
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遠冒煙瘴
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驅民轉粟餉軍谿谷
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斗率數人
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外騷
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
役則無功可見於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意甚堅故無
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
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

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
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
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
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
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
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
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
文炳曰董大哥故帝以二哥呼士選久之出爲江浙
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又遷陝西士選平
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

獻者治家甚儉而孝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
歸之董氏其尊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
爲賓友旣又得吳澄而師之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
子諸老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
學教授遷南行臺又招汲子集與俱後又得范梈等
數人皆以文學大顯於時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以
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
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叅知政事守
懋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爲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蒙古軍所過肆暴弘範杖遣之入其境無敢犯者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璫於濟南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範營城西壇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

內伏甲士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壇旣誅朝廷懲壇盡專兵民之權故能爲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元年弘畧旣入宿衛帝召見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授順天路管民總管佩金虎符二年移守大名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

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六年括諸道兵圍宋襄陽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復佩金虎符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壇所教練之卒勇悍難制故命領之戍鹿門堡以斷宋餉道且絕郢之救兵弘範建言曰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曩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而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寧有自斃之時乎宜城萬山以斷其

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速斃之道也帥府奏用其言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旣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肘裏瘡見主師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

兵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明日復出銳卒先登遂拔之襄陽既下偕宋將呂文煥入覲賜錦衣白金寶鞍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西南攻武磯堡取之北兵渡江弘範爲前鋒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弘範轉戰而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方暑其少駐以待弘範進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宜非可遙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豈宜迂緩使敵

得爲計耶丞相然之馳驛至闕面論形勢得旨進十二年次瓜洲分兵立柵據其要害揚州都統姜才所統兵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直趣弘範弘範旋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斃馬下其衆潰亂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追至圖山之東奪戰艦八千艘俘馘千數上其功改亳州萬戶後賜名拔都從中書

左承董文炳由海道會丞相伯顏進次近郊宋主上降表以伯姪爲稱往返未決弘範將命入城數其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十三年台州叛討平之誅其爲首者而已十四年師還授鎮國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軍都元帥陛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從師旣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使汝復

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面賜錦衣玉帶弘範不受以劔甲爲請帝出武庫劔甲聽其自擇且諭之曰劔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處之將行薦李恒爲已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枚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軍其東門命別將

元史及傳卷四十三
攻南門西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攻鮑浦寨又拔
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
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弘範義之待以賓禮送至京師
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十六年正月
庚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劉
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
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
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
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汲路
燒其宮室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三使招之世傑不

從甲戌李恒自廣州至授以戰艦二使守北面二月
癸未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
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
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
去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
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
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幙
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日聞金聲起戰先金而
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
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

其主昺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先遁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交趾風壞舟死海陵港其餘將吏皆降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近臣臨議用藥救衛士監門止雜人毋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士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四十三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略至大四年加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延祐六年加保大功臣加封淮陽王謚獻武子珪自有傳

列傳卷第四十三終

列傳卷四十四

元史一百五十七

南京國子監祭酒侯恪

司業謝德溥補修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為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為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丘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

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留居南唐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遂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天愛之。海雲

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爲葬。具仍遣使送至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百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

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

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旣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旣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

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宜打筭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

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槌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胃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

親民莫近於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
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
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
實國之大事移刺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
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拖
兌不辦已不爲輕與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
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
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
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
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

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
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
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
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
致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
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
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曆日月交食頗差
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曆
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
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

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觸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

所蔽且蔽大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言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也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拜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

人之睿知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
共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
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
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真國
家之利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
過越禁私置牢獄淫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
愛生之德立朝者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
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
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卽位之後可立朝
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世

社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
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洛水劉肅者治之
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
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由祖征大理明
年征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
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
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
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
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
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

時人稱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積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秉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已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

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灣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

棺歛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
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
宗時又進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
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
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澹類其爲人有文
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
兄秉忠事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
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
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尚方金無

所用世祖曰卿無親故也之邪帝不允乃受而
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
秉恕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
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
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安撫使至元元年轉官
法行政嘉議大夫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
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
其實六人賴以不死他所至皆有意政召除禮部尚
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省宣慰司歷湖州平陽兩路
總管平陽歲荒民艱食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

六十卒于官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其父保
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
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
任。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勲臣食邑。歲遣人監
領。皆不知撫治。徵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訴於王府。文
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蓋擇
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則天下均受賜矣。
於是乃選近侍脫元脫尚書劉肅侍郎李簡往三人

至邢。協心為治。洗滌蠹弊。革去貪暴。流亡復歸。不期
月戶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
謙發之。歲辛亥。憲宗即位。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
當先者言於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國主高祥
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其城。文謙與秉忠姚
樞謀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由是
大理之民賴以全活。己未。世祖帥師伐宋。文謙與秉
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
祖曰。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
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中統元年。世祖即位。

立中書省首命王文統為平章政事。文謙為左丞。建
立朝紀。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
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忌克。謨謀之際。屢相可否。積
不能平。文謙遽求出。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
事。隨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
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經費。止仰
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於是常賦什之四。商
酒稅什之二。二年春。來朝。復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
。講行庶務。鉅細畢舉。文
力為多。三年阿台馬

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
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
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也。至
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羗
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
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
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
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
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為斷。奴之
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為奴之理。議

遂定。守以爲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愚民無知。爲所誑誘。誅其首惡足矣。詔卽命文謙往決其獄。惟三人坐棄市。餘皆釋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創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十三年。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姦。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

撼之。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姦臣所忌。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已任。時論益以是多之。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封魏國公謚文靖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交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三年世

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長壽議邪經對曰經少時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

經應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精惟
中為二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為副將。歸德軍
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
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
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
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
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
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
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辟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
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

躡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
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
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
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
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
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
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次。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
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
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

姓游氣驚。竟虔劉。劉。劉。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

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已。是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貴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

陝以欺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

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

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諭使之遂
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
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
大軍壓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合降名進幣。割地納
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
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
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
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
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
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

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
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異侯
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
部曲。普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
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羸弱。究竟逃
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
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
精察無有。跌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嚴
爲之行。渡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言
言。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

長。選出入復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
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亟肄以震多方。
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
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
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牙江。沿江上。下列屯萬軍。號
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
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
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
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眩解不續。外內限
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昔者不能返而西者。

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
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
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
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
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
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丹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
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
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提出。穿徹均房。遠叩歸
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
順流即井。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掎角。一

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灤。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踈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秦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淮。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秦。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

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彈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幸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自有

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
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
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秦王
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
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昇翦以兵六十萬而
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
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嗚
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
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

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
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
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
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
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
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
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
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
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

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將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旣聞凶訃。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津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郟。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遠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

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聞氣自信。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沁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敵燕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漵。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窺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過。

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人。故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焉然一仁上通于天。又有歸志不能。

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漸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臂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拔焉或啓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必有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陞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甲不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但行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

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駟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卽

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抄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思之既行文統陰屬李壇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壇以書止經經以壇書聞于朝而行宋敗壇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翹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邦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

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人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

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容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

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一弟彛庸。皆有名。彛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國



元身作先臣

三三

